

忆旧·古运河

## 我家屋后的渡口

| 张曙 文 |

小时候我住在南阳湖边的一个叫大舍头的小村庄,是个四面环水的圩区。离开圩区出行用得最多的交通工具,便是渡船,当然少不了有渡口。

我家屋后的湖边就有个渡口,大家称为陆家渡。

渡口临水的石码头不是很大,由十几块一米左右的阳山石条叠砌而成。码头拾级而上就到西隔壁邻家的屋后。邻家的阿婆就是摆渡人。靠墙一块长长的花岗岩石条安稳地卧在墙角,供渡客候渡休息之用。

渡口一条瓦屑铺就的小路,在村后的湖岸上向西延伸,在村口向南转弯接上土路伸展到田野陌上。远方蔚蓝的天空下,安阳山青色如黛,形象丰美。

春天,渡口湖岸芦苇青青,随风如少女在水面翩翩起舞。岸坡上,老柳树偃卧水边,垂下的柳枝飘荡在水面,留下圈圈涟漪。柳树下一只桐油漆的小木船,荡漾在渡口的水面上,那就是一年四季在渡口渡人过湖的小渡船。渡船船头船梢微微上翘,弯弯的船型,犹如儿时童谣里面挂在天边的月亮船。时而有新燕双双掠过渡口旁边的水面,留下动人的剪影。

春天是摆渡人一年中最舒坦的日子,没有冬日寒风,没有夏天烈日,少有暴风骤雨。这时候也是我们水乡孩子去渡口河滩玩耍戏乐的好时光。渡客不多,我们会乘摆渡人心情好的档口跳上渡船,在湖里蹭上几个来回。这时摆渡的婆婆会交待我们注意安全,让我们扶栏坐稳。

凭栏靠在渡船的木条椅上,时而抬头遥望蔚蓝的苍穹,注目飘忽变幻的白云;时而近观碧波荡漾的湖面,常有的小网船劳作的身影,还有长长的轮拖经过,偶尔还有一点孤帆隐现在水天一色的湖尽头。湖面平静时,来了兴趣的阿婆会给我们讲她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陈年往事。这时候我会眯起双眼,听着“欸乃,欸乃”的摇橹声和船头下潺潺的流水声,享受着渡船一摇一晃的悠闲乐趣。湖风从水面上拂过来,带着水的气息和滋润,轻轻地吻在脸上,灌进胸腔,心里涌出无尽的惬意。

意。

春天风和日丽的日子,在没有渡客的时候,我会缠着摆渡的阿婆教我学摇船。摆渡的阿婆倒也乐意教我,告诉我摇船的要领是手握橹把,站稳脚跟,眼睛要看着前方。我人小个子还够不到,阿婆就在船舱内加块木板。小学三年级,我才十二岁,就学会了摇渡船。

渡口有我最难忘的往事。在渡口迎来过我心中最伟大的军中情侣——我的解放军叔叔和婶婶,在渡口送走在南阳湖边朝夕相处六七年,一起长大的堂弟堂妹。还有爷爷上洛阳镇回家在湖对面喊摆渡的声音:“摆渡——呵”,那是我们兄妹最期待的声音,因为爷爷每次街上回家总会带回好吃的……

农历二月十九的渡口,是儿时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。渡口平时渡客不多,主要是大长圩外出的村民。只有在农历二月十九,湖对面十里八乡的武进乡民都要过湖去阳山陆区桥,走走亲戚,逛逛集市,然后登安阳山一游。故有十万朝山之豪称。

农节当天,渡口的小渡船已不能满足渡客需求。三家摆渡人联合起来借生产队的两条农船,上面铺上木板往返渡人。上午八九时开始,北岸渡口就会挤满熙熙攘攘的人群,等待过湖。村后渡口两边的空地上小贩们放满了各种摊头,面条,馄饨,豆花;荸荠,甘蔗,麦芽糖……整个渡口两边比春节时候还热闹。

家门口的热闹我当然不会错过,一早吃过早饭便会带着年幼的大妹,袋里装着从爷爷那里讨来的几毛零钱,游走于各个摊头之间,买上半斤荸荠,买上几块粘牙的麦芽糖与大妹分着吃,当然忘不了给二妹留上一点。还记得有一年花几分钱买了个有彩色鸡毛的泥塑鸡型口哨,兄妹俩轮流吹着玩,这算是我儿时第一次花钱买的极品玩具,一直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。

岁月匆匆,时过境迁。随着时代发展,陆上交通的便利,南阳湖上的几处渡口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曾经热闹繁忙,在儿时常给我欢乐的渡口,慢慢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。

家庭·广瑞路

## 一碗阳春面

| 朱婵娟 文 |

前些日子老同学在微信里分享一段“无锡非遗阳春面”的抖音,着实让我回味无穷。

那些如烟的往事,在沉淀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,却被这碗阳春面唤醒。记忆犹如一支火箭穿过时空隧道,停留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定格在那一碗溢满醇香、散发着浓浓家乡味道的阳春面上。

那是1975年我上初二时期,一个初冬傍晚,父亲对我说:“你明天放学后直接到荣巷2路车站,乘车到西门桥站下车,然后到东方红商场大门口等我,天冷了帮你去买件棉袄。”说完,父亲递给我一角纸币作为车票钱。

次日放学后,我挎着军绿色的布质书包,蹦跳式地直奔车站。从荣巷上车,乘到西门桥站下车已是4点半。正逢下班高峰期,穿行在自行车如潮的车流边,内心虽有些紧张但表面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模样,唯恐被别人发现,这是乡下女孩进城的样子,呵呵。

从西门桥步行到东方红商场(商业大厦前身),不过几分钟路程,当我驻足三阳广场最繁华处,放眼观望着城里最热闹的街景,那楼、那店、那五颜六色的店铺广告牌、那穿梭来往的车流和步履匆匆的下班人群,真有种目不暇接的感觉。

当我正目不转睛观看闹市街景的时候,却没注意父亲已经站在我面前了。随着父亲,我们来到一楼专售冬装的玻璃柜台前,我自己挑选了一件黄底粉梅花的布棉袄,试穿合适后父亲让营业员打包。看着年轻的阿姨非常娴熟地用泥黄色的纸与纸绳打包好棉袄,然后接过父亲递给的10元钱和5尺布票,用二联发票凭条包好钱票,把它们夹在一个铁夹上,抬手放在柜台上方的钢丝绳上用力一推,那铁夹子“嗖”的一声,一下子飞到收银员

台前,不一会那铁夹子犹如一只“黑蝴蝶”似的,嗖一声飞回到营业员面前,营业员取下夹子,把找下的3元余额和发票给父亲,把棉袄给我。

走出商场天色已暗,马路上早已灯头通明,霓虹闪烁,街上一派车水马龙之景让我有些兴奋。这热闹而繁华的场景是我难得一见的景象。父亲看着我好奇的神情对我说:“现在已经没有2路车了,我们必须走回家了。”我爽快地答道:“行。”

初冬傍晚行走在市中心的马路边,丝毫没有夜凉的感觉,倒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熟肉香味,闻着仿若有股暖意迎面而来,那是从三凤桥肉庄、西门桥熟肉店飘散出的烟火香味,好闻到让我直感到饥肠咕噜。

走到西门桥堍下,“绿杨点心店”的店牌便映入眼帘,父亲说:“我们进去吃点东西,填饱了肚子好走路。”

掀开厚厚的棉质门帘,一股肉汤香杂着葱面香的热气迎面袭来。这是一家在锡城小有名气的小吃店,主营小笼包子、馄饨和面条。我随父亲在一张靠门边的八仙方桌前坐下。眼下已过去用餐高峰,店铺里客人不是很拥挤,父亲到付款台前买了四两一碗(1角2分外加4两粮票)和三两(9分加三两粮票)的阳春面。

不一会,服务员就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、散发浓浓香气的阳春面,这是红汤阳春面,黄色带有光泽的面条上撒满了葱绿的大蒜叶。红、黄、绿镶嵌在白瓷碗中,甚是好看。那冒着浓香的阳春面,让我这个早已饿了的小姑娘,狼吞虎咽般把一碗面连汤带水吃了个底朝天,吃得我浑身热乎乎的。这一碗汤清味鲜,爽口、香气四溢的阳春面,好吃到我至今难忘,每每回想起来,仿佛舌尖上还流淌着儿时难忘的味道,仿佛还感受到父亲对女儿的暖暖爱意。

众生·人民路

## 花开茶香

| 铁匠 文 |

春姑娘来了,她微笑着,笑靥如花般盛开。金黄色的油菜花在风中起伏,远山青黛,巍峨的铜官山深情地凝望着荆溪大地,推窗远眺,我沉醉在这充满诗意盎然的世界里。

在西泖之畔的老茶馆,我点了一壶白茶,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款茶,名为:玲珑小白。我呷了一口,那特有的沁人心脾的芳香,让我陶醉。在这样的午后,如此温暖的时刻,我在等一位长者,令人尊敬的我生命中的贵人。茶香浓郁间,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……

那年,我来到阳山荡畔,在这里求学,度过了三年财会班生涯。在多少个朝阳升起夕阳又西下的时候,我徘徊,迷茫,也曾呐喊,常常在深夜买醉,写了很多诗。那一年,这位长者注意到了我,关注了我。

长者的儿子是我同学。在一个下雨天,我记得是早上,树木在风中摇曳,街上的水顺势从高往低流淌着。他让人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。我长大到18岁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领导,我进乡政府时脚是抖的,颤巍巍的。他威严、高大,又是那么地可亲。他微笑着让我坐下,拧了把热毛巾帮我擦去了头上和身上的雨水。捧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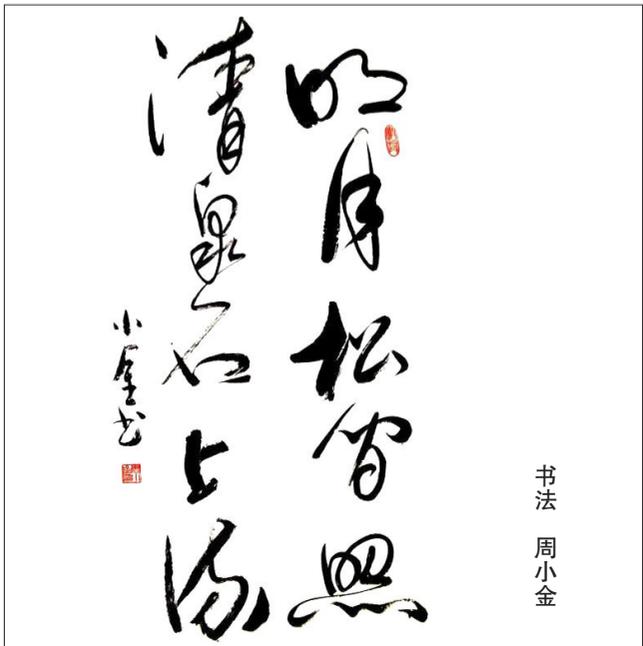
递给我的杯子,我一下子温暖了,我至今仍感受着这个热度,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当时谈的内容我永远不会忘记,长者嘱咐我:一定要努力学习,不要沾上恶习,永远不要放弃理想,团结同学。那个时候,我家里很穷,我的伙食基本没有保障,那天临走前,我后叫叔叔的这位长者,给了我两百元钱,十元面值的,很厚的两沓。我坚决不肯收,但我挨不过叔叔。走出乡政府时,我流泪了,外面已雨过天晴。

后来的我,牢记叔叔的嘱咐,我在第二年当上了团支书,担任了文学社社长。叔叔在我求学期间,经常通过他的儿子在经济上、生活上帮助我,周末经常邀我去家里做客,我最爱吃阿姨包的饺子了。

终于又见到你了。今天的你,杨叔叔,你满头银发,但你的微笑,依旧是那般充满神奇的力量,温暖如春,让人如沐春风。

在充满文化气息、浓郁宜帮菜风味的空间,我们品尝了家乡菜。我向席间一起共进晚餐的兄弟们叙说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

夜色真美,灯火阑珊,在庭院的角落,有花在静静开放。再敬您一杯茶,谢谢您在我的人生道路上,给了我尊重,给了我方向,给了我勇气,照亮过我差点黯然的心。

书法  
周小金